Tel:0311-88629205 责编:金明 美编:梁燕丽

《用最朴实的文字写出最鲜活的史诗》追踪

94岁老人与《冀中一日》的缘分

曾参与过写作运动 还曾对油印本的《冀中一日》进行传阅和保管

“看到晚报关于《冀中一日》的报道，我太高兴了！我与它太有缘了，曾经参与过‘冀中一日’的写作运动，还在当年对油印本的《冀中一日》进行传阅、征求意见等，这已是我与其第三次‘重逢’。”日前，省会94岁的成忠顺老人拿着本报5月28日的报道《用最朴实的文字写出最鲜活的史诗》，激动地说。

□文/本报记者 冯月静 图/通讯员 成斌

■成忠顺老人在认真阅读本报关于《冀中一日》的报道。

■保定解放时，成忠顺（后排左二）与战友合影。（照片由成忠顺老人提供）

参与“冀中一日”的写作运动

成忠顺老人尽管已经94岁，但耳聪目明，非常喜欢看《燕赵晚报》。“看来我和《冀中一日》真的有缘分！”成忠顺老人激动地说：“80年以后，还能够通过《燕赵晚报》勾起我对《冀中一日》的回忆。”

成忠顺老人，是定州市西城村人，1939年，他年仅12岁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冀中军区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，先后参加了解放定县战役、保北战役、清风店战役、解放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等，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。1948年保定解放后，成忠顺老人奉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司令部之命，去保定接收国民党保定广播电台，之后留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为河北广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“当时，我参加《冀中一日》的创作，是在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。”成忠顺老人对于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，当时他在位于老家定县（现定州市）西城村的“定南县立第三完全小学校”读高小，任党支部宣传委员、学生会主席和党的外围抗日组织“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”队长。1941年春天，学校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祝文质同志传达上级指示，要求发动全体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“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”队员积极参加《冀中一日》创作活动，并指定他所在的这个党支部宣传委员具体负责。

“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！”年仅14岁的成忠顺感觉使命在肩，立即发动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分头传达上级指示，发动群众积极创作，还让儿童团在村子里的显著位置写上“冀中一日”四个字，让群众认字，宣传这次活动的意义。他也积极地投入到创作中去。

当时的创作都是秘密的 一般晚上进行

那么当时大家是怎么参与创作的呢？“当时的创作都是秘密的。”据成忠顺老人讲，当时虽然是解放区，但是党的组织活动还是秘密的。任务布置下去后，大家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进行创作。

由于当时条件有限，经济拮据，大家用的纸和笔都五花八门。“用的纸，有草纸、有学生作业的反面、还有包装纸，有什么纸用什么纸，还有写在木板上就送来了；用的笔也五花八门，有用铅笔的、有用毛笔的，还有用木炭的。”成忠顺老人说，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在抗战小学学习到的文化知识，文化水平都不高，文字表达能力也很有限，所以作品质量参差不齐，不会写的字用拼音，有的人甚至以画表意，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象形文字”，但是大家的创作积极性都非常高，都想为抗日出一份力。“当时交上来好几批作品，我们就赶紧誊写、整理、筛选、包装，处理得整整齐齐的，然后交上去。”

创作内容丰富多彩

那么大家的创作内容都有哪些？“因为大都是第一次写文学作品，又限制在5月27日这一天，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，甚至有的同志说，假如这一天鬼子来扫荡就好了，跟鬼子干一仗就有的写了。”成忠顺老人说，后来他对大家说，到那一天大家都走出去，看到什么与抗日有关的就写什么。

为了主动“创造”题材，成忠顺他们还在5月27日那一天组织了街头抗日宣传活动，有演讲的、有演出活报剧的。“从后来收集上来的作品看，有的同志写街头宣传的，有的写老百姓看到活报剧后发表感慨的，有的同志专门到村外，望着即将收获的麦田，回忆日本鬼子抢庄稼的恶行写感慨的，有的同志写交通壕在抗击日本鬼子马队作用的，还有的同志写日本鬼子扫荡时在村子里留下的弹孔、毁坏的房屋用品的等，写什么的都有。”成忠顺说，这就是“冀中平原10万军民书写的抗战日记，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，更是一次群众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。”

在那个年代，为什么能创作这么多作品呢？成忠顺老人分析说，1942年“五一大扫荡”以前，尽管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，但是因为兵力不足，只是占领了县城和重要的村镇。广大农村还是红色政权的天下，在此期间，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下，大批有文化的干部深入各个乡村成立了许多抗日小学和扫盲班，让许多读不起书、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学到了文化知识。

成忠顺老人接着说，同时，日本鬼子的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；《冀中一日》的创作主题鲜明，与抗日群众产生了共鸣。

负责油印版本的传阅、征求意见和保管

《冀中一日》出版于1941年，是一个油印的版本，当时就油印了200本，开始征求意见。1942年开春，成忠顺见到了一本散发着墨香的《冀中一日》。

“那本油印的《冀中一日》，是祝文质同志拿回来的，由我负责组织传阅、征求意见和保管。”成忠顺老人回忆说，这本书现在看来特别粗糙，但在当时却弥足珍贵。它是用草纸（糊窗户纸）印刷的，草纸对折成两面，有32开大小，蜡板刻版油印线装，封面印有黑色的“冀中一日”四个字。为了节约纸张和携带方便，没有目录，所有文章一篇紧挨着一篇，大概40多页。

拿到这本书，年轻的成忠顺如获至宝，从头到尾仔细地阅读了多遍。“这些文章有长有短，主要是记叙文，尽管有些文章文笔不是很流畅，却写得生动感人，都是作者身边发生的事情，透露着浓浓的黄土气息。”成忠顺感慨地说。

94岁老人至今能背文中一首诗

“文中有一篇文章结尾是一首诗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到现在也没有忘记。”说到这里，成忠顺老人又顺口背了出来：“几处枪声几处烟，尸骸焦土半荒田，逃亡惆怅凭谁诉，柳下今朝借一眠。”

为什么对这首诗记得这么牢？成忠顺老人说，“其实我觉得这首诗在《冀中一日》所有作品中不算上乘，但是它写得很悲凉，每一句诗都是一个情景，能够勾起我对日本鬼子糟蹋我的家乡的痛苦回忆，所以就记下来了。”

最后成忠顺老人希望记者查查他记的那首诗在新出版的《冀中一日》中还有没有，他记得对不对。记者找到1959年出版的《冀中一日》，在“柳下今宵”一文的末尾看到了这首诗：“几处枪声几处烟，尸骸焦土半荒田，柳下今宵又一课，打败日寇方安然”，前两句与成忠顺老人记忆的一样，后两句比老人记忆的“阳光了”许多，估计是后来再次出版时编辑做了改动。

正如河北省写作学会会长刘绍本所说，数万军民执笔完成的《冀中一日》，称得上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典巨著，也是燕赵儿女们对艰苦奋争岁月的文化记忆。这也许就是成忠顺老人在时光走过80年后仍对这本书，甚至其中的一首诗依然记忆犹新的原因吧！我们相信当年战争年月形成的《冀中一日》写作运动，今后必将成为续写岁月华章的鼓舞力量。